

歸

潛

志

二



附

錄

卷

二



歸

潛

志

二

劉
祁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歸 潛 志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郝坊州仲純

按中州集：名居中：太原人：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治中南山安撫使。

賦昆陽懷古詩諸公多繼

作先子有云營屯澧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閒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澧水暮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坡陁遐想當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爲豎子試干戈元裕之云英威未覺消沈盡試向春陵望鬱鬱王飛伯云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弔興廢一聲長笛暮雲開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竊祿魚貪餌四海無家鳥擇棲又未解作詩如見畫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句云山路嶄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天池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猿哭處江天暮白鴈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閒居淮陽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大勝樊川十萬軍影浸涼蟾窗上見聲敲寒雨枕邊聞林閒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

閑閑會閑閑亦于閑閑堂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昨夕欲和丈種竹詩。牽于韻。自作一篇。答其意可也。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个。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卷。客枕夢魂聲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干。先子復和其韻云。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同栽竹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笑開詩眼幾回看。幽姿淡不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閑客倚闌干。又李濟公渡因游園城。會雲中一僧曰德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事。公渡留詩云。邂逅雲中老阿師。里人許我話劉雷。略談近日諸孫事。頗覺衰懷一笑開。衆道髯參宜帥幘。謂希人憐短簿去霜臺。_{謂先子。}園城香火西菴地。皆記秋高雨後來。後先子過園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轆轤車聲疾轉雷。翠幄護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館留蕭寺。試問游方指厄臺。陳郡。白首衲僧同里閭。亦知吾祖有雲來。余以示閑閑。閑閑亦和其韻寄先子云。屏山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生笑口幾回開。心知契闊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目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復和云。兩地相望雲與泥。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憐曉鏡霜鬢滿。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趁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臺。上林花柳驚春晚。蓬勃西風卷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早有雨。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爲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鉢。叢桂馨香老蟪蛄。注水集作分香。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牀滿笏。集作子孫。邇來雲卿復秀出。雲卿集作先生。論事觀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彪。亦復生兒勸勦勃。往

時曾乘御史驄。

集作書

未害霜蹄聊一蹶。雙鳬古邑試牛刀。百里政聲傳馬卒。

集作治

今年視草直金

鑾。雲章妙手看揮發。老夫當避一頭地。

集作書

有慚老驥追霜鵠。座中三館盡豪英。健筆縱橫建安骨。

已知良會得四并。

集作佳

更許深杯辭百罰。

一作傳

我雖不飲願助勇。政要青燈照華髮。

集作風

但令

風雨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

集作未

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早麥將稿。此時

得一雨。奚翅萬金寶。吾賓適在席。喜氣溢襟抱。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從來慳混嘲。蓋爲俗子道。北

海得開尊。天氣豈常好。況當生發辰。需足恨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極。靡

皆需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疾不起。趙以天慳爲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相咸。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整經。元好滑稽。李

輒以詩譏罵。元亦無如之何。

按中州集。以李長源爲三知已。此云不相咸。何也。

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

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代金谷佳人答一篇。

以拒焉。一時士人傳以爲笑談。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爲骨。人間畫

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繡帶盤綾結。雲裙蹋雁沙。嬌雲一片不成雨。雲雨踏雁沙。一片朝霞

不成

雨。被風吹去落誰家。豈無年少恩澤侯。錦鞵貂帽亦風流。

集云。豈無少年恩澤。金鞍繡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鸛鵲裘。四壁

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杳無主。燕子不飛花著雨。

集云。金谷樓臺杳無主。燕子不飛花著雨。

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得私

語。

集云。誰向琵琶得私語。

有情蜂蝶。雌雄無情。難欺翡翠兒。

集云。無情。難欺翡翠兒。

勸君滿飲金曲卮。

集云。勸君滿酌金風卮。

明日

無花空折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垣碧瓦迷天津。樓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嬌青春。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傳歸命臣。永平以來太康治。四海一家無窮人。洛陽城中厭醢醢。司隸夜過不敢噴。王門戚里爭豪侈。車馬如水爭紅塵。燒金斫玉延上客。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貴相札。笙等嘈嘈妓成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障青絲馬踏裂。因緣睚眦貴人怒。詔下黃門促收捕。郵夫防吏急喧驅。河南牒繫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屋歸山邱。綠珠香魂浣塵土。侍兒忍居樓上頭。君王慈明有率土。妾身竄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飛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稱工。遺山集後芳華怨云。江入清光圓。豈知汴梁破來一千日。寂寞葵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轤。艱難苦中杜鵑哭。塞門難報人不知。枉爲珠娘怨金谷。樂府初唱娃兒行。彈棋局平心不平。只今雄雌雌兩不死。老眼天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髮。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銷骨。落花絕品姚家黃。揚州銀紅一國香。千園萬鏡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年藥。金印八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相如。儘著千金買消渴。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百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稅賦。何須雨裏太倉黃。尋思此箇人閒世。畫出人來也著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語邪。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而今若有蟠溪客。也被官中要納魚。雖俚語可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關風甚事。又云。猩猩毛筆平生幾。輻屨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

猩毛筆。安能寫五車書邪。按：津南集中詩話三卷，指點山谷爲多。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笑云。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癥，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論。文風浸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旣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

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騃，富于財，以貲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爲笑。以其肥碩也，呼爲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儻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

趙翰林周臣爲學士，楊之美爲禮部尙書，二公相得其歡。蓋楊雖視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事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爲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旣行，館閣諸公以爲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

遣追回一云併歸追同。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印甚謹。諭以直至學士而前開拆。卒

既至。趙所先授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爲何事。啓之。乃楊公詩一首也。其詩云。中朝

人物翰林才。金節煌煌使夏臺。馬上逢人唾珠玉。筆頭到處灑瓊瑰。三封書賫揚州命。半夜碑轟薦福

雷。自古書生多薄命。滿頭風雪卻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爲笑談。

張特立文學。東明人。少擢第。有能聲。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金史云。泰和三年中進士第。調宣德州判官。再調萊州節度判官。不赴。居汜之園

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侯左丞摯薦諸朝廷。爲洛陽令。一云。爲洛陽令。起稱治。召拜監察御史。按史。爲正

大四年。奉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實得罪。蓋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

共議之。王乃其門生也。事旣行。高楨輩訟之。當時同席并有省掾王賓德卿。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

是朝省疑其私。併治文學。德卿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文學之去。賓因

作詩有云。王鶚旣曾經手改。高楨自是著心攀。就中最苦張文學。收拾閒雲返故山。時人傳以爲笑。按

立卒年七十五。

高丞相巖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諫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爲人主見知。

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至院中。忽一朝士朝服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爲

誰。其人曰。我歐陽脩也。爾爲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邪。其人曰。脩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脩。朝野

相傳以爲笑。又爲三司使時。主行鈔法。及出支軍糧。頗靳惜。且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薨。人又云。丞

相死。既焚。其聲猶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歟。一有失衆心。其譏誚如此。可畏也夫。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開。風味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爲常。故院中爲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善有肉不餐。卻圖箇甚。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王從之無花不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唱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下相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爲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遇余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我也。

李屏山視趙閑閑爲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因醉嫚罵。雖慍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夏。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匹絹。留作寒儒襯。譏其多爲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脚不作溫。譏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愛睡不愛官。亦一時戲之也。

趙閑閑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爲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爲人書扇面。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鈔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

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後。出古人墨蹟使觀之。又出佳研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歎。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倦。又雷與屏山皆不工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在禮部。適公爲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爲從之天下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圍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此一反。雷希顏而趣售之。趣一作輒其鑒裁如此。然其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反後數日。公堵張履求書。余亦在座。公跋其尾云。

年月日微雨中爲張倩書。雷希顏欲以恕先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公。公聞而遽召爲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某等真兒行也。公笑。又爲書之。按開闢以書名世。其真蹟流傳絕少。予藏有草書詩卷一卷。附錄以永其傳。

金澤閣開老人真蹟。
和擬章蘇州。

四調
西荒行遲草叢生。樹隔前溪一憤鳴。步尋幽澗疑無路。忽有人家略杓橫。

和煙寺鐘

近聲敘嘆色。遠山猶夕暉。聲從煙際起。復向煙中微。隨風散林野。渡頭人未歸。

和四塞山龍門

雙闕雙宮曉。神斧忽中斷。一水從中來。千竈道傍滿。

和山耕叟

步逐樂庵迹。詎知朝市情。負薪雨澗曲。榛棘雨中行。呼兒問牛飽。又向山田耕。

和上方僧

石澗雲生納。崖傾日照禪。曠衣橫竹錫。洗鉢落洗泉。但見山花發。幽居不記年。

擬詠夜

明從閣中去。闇從明際來。流光不相待。闇盡玉爐灰。

擬詠聲

萬籟靜中起。獨是生滅因。隱几以眼聽。非根亦非塵。

和寄全椒道士

新移白閣峯。遠訪中條客。結茅授經臺。共坐雲間石。松蘿護易朝。月窗談道夕。從此到終身。區中了無迹。

和遊溪

青溪霧氣散。水涵天影空。白雲翻著底。移舟明鏡中。鳥近前灘日。花移別岸風。遙知夜來雨。山色翠如蔥。

和秋齋獨宿

冷暈侵殘燭。雨聲在深竹。驚鳥時一鳴。寒枝不成宿。

和聽嘉陵江水聲代深師答

驚瀾激石崖。百步無人跡。愛此靜中喧。聊布安禪席。水無激石意。云何轉雷聲。仁者自生聽。達士了不驚。心空鏡自寂。澹然兩無情。

和演師西齋

不見竹間僧。但聞花外聲。敲窗出魚游。巢簷知鳥性。雲蘿坐禪石。露漚行道徑。夜寂一燈殘。山月來破暝。

和遊開元精舍

松軒風掃淨。杳日閉門居。犬臥青苔地。鳥銜紅柿初。瓶殘夜禪起。經潤雨翻餘。自是少人迹。非關往來疎。

和答山中道士

行轉青溪又別峯。馬蹄終日認棉蹤。聖微深處無人住。寺在深山何處鐘。

四樓

十去龍沙雁。年年九不歸。煙塵猶未息。莫近塞雲飛。

擬漠漠帆來重

薄暮清涼，何、獨倚欄，濛濛山氣重，濛濛水紋寒，草際光猶淡，松梢滴未乾，燈前未歸客，無夢到長安。

擬何時風雨夜

幽居少人事，有客來不速，爐內火正紅，尊中酒新綠，高齋始開扉，隔窗時動竹，何當風雪夜，抱被還同宿。

擬綠陰生黃寂

丁無車馬迹，終日掩禪關，不下溪頭路，坐看巖際山，好鳥破午寂，幽花濟春閑，管組方爲累，來遊不知還。

擬兵衛森森戟

冠帶事朝議，清坐彈鳴琴，以彼壘外趣，還我這世心，岸嶺遠歸鳥，隱几見遙岑，聊得解者樂，豈必居山林。

右擬和章詩幾廿首，數年前致政時作，今歲過超化少林，意欲卜居，病未能也。

正之郎中送此幅，惜者用零綢，不能書，書不成字，重違雅意，勉強作此，正大八年七夕後一日，葉文。

閑閑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爲暮年書，故能備鍾張體於屬漏雨雖盡沙之外，別有一種風氣，令人愛之而不厭也，百年以來，詩人多學坡谷，能擬章蘇州，王右丞者，

唯公一人，唯真識者乃能賞之耳，後廿二年三月五日門生元好問敬覽。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窮吾糟粕，貸吾糝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爲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爲諸儒所攻，輿定閒，再入翰林，時趙閱閑爲翰長，余先子爲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那著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談元政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扳不去，可憐饒舌費精神。蓋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扳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黽疾，蓋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徧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醫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之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爲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直云：公必乘雲氣，騎日月，爲汗漫之游。

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趙閱閔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頗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滄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性。楊禮部之美爲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爲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閱閔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既欲爲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生。中年斷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斷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數人擔肉數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肉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前是一僧。又曰。吾前生是趙抃。閱道蓋閱道亦奉佛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旣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歡。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某官業當爲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爲文以祭。爲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爲一軸寄余。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余興定末。因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爲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爲君子。柳子厚喜佛。不害爲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爲君子。元微之好道教。不害爲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爲非也。余因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故有是論。已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此必大

笑。但足下未知大聖人之作手耳。余答書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智。豈可漫浪爲哉。君子者。但知反身。則以誠處事。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石抹嵩企隆亦從公游。學佛公甚愛之。用于慧林院謁長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脚作禮。一云九禮。因語梁戶部斗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邪。士林傳以爲笑。公旣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將求公作化疏。以釘釘其手于公門。公聞。遽出禮之。爲作疏且爲書也。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本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鋷氣勢。恐其害己。甚憚之。嘗爲檄以疏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爲李有鉤鉅。劉談論鋒出。一作風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目。希顏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爲笑。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翼以新進狀元亦入院爲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爲其鄉人通請託也。

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弊。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爲奇異語者。往往遭黜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閑閑爲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疎。然詞藻莊嚴。詞藻一作嚴謹絕俗。因擢爲第一人。擢麻知幾爲策論魁。于是舉子輩譁然。愬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譏之。臺官許道真奏其事。臺官一作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中宏詞科。遂入翰林。衆始厭服。正大中。欽叔復爲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爲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尤疎。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爲大手筆。又賦中多用禽獸對屬。衆言何考官取此賦爲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優爲百獸家。一作百禽家俄學優對廷